

# 舞蹈 — 隱形的語言

## Dancing, Hiding Body Language

王雲幼 Yunyu WANG

美國科羅拉多學院(Colorado College)舞蹈系教授

周素玲 Su-Ling CHOU

高雄市左營高中舞蹈班組長



舞碼 / 人焉度哉? — 吳碧容「姿」與「態」創作展  
編舞 / 吳碧容  
舞者 / 張秀萍、呂秋燕  
攝影 / 黃浩良  
提供 / 三十舞蹈劇場

「三十舞蹈劇場」的吳碧容與張秀萍在創團時，為自己訂立了三個目標：一、邀約舞蹈與劇場的同好，共享表演藝術的空間；二、探尋「處處是劇場」的可能性；三、接近觀眾，進入社區。創團至今五年多，這兩位樸實的年輕女性編舞家，從來沒有猶豫過，從筆者第一次去他們那個前後加起來不到八個榻榻米大的舞蹈教室，至今已四年，在那小小頂樓加蓋的斗室，頂著台灣夏日的熱氣，二人無所怨尤，舞動著、熱烈的討論他們的創作。看著這樣的空間，我心裡有著心酸；看著這兩人，卻忍不住為他們感到喜悅。年紀較長者，常說「我們當初喔!很辛苦的…」，在這裡，這樣年輕苦幹的二人面前，誰能說出這句話?他們的執著，那樣艱苦的舞蹈空間，筆者只有滿心的服氣。

前年碧容突然很興奮的說：「『三十』五歲了，我們也許可以申請文建會扶植團隊的贊助。」幾天後，她垂頭喪氣的又說：「報告錯誤，還差三個月才五歲。」再一次，身為老師又是心酸、又是喜悅；心酸的是，「三十」埋頭苦幹，天天扳著手指熬著、等著，再過三個月就五歲了。從不見她們花俏的找噱頭，也不見幸運之神突然落在她們的身上，像兩個鄉下出來單純的小丫頭，只知道一步步的往前走。

前年湊巧遇上「三十」在華山藝文特區演出〈櫃台〉，小小的烏梅酒場裡，各色的小板凳一地堆滿，走進去，四面皆是演出的舞台，觀眾在中間隨著舞者由一個舞台，換到另一個舞台，猶如日本的歌舞劇，但卻是觀眾在換方向，而不是由機器幫忙換景。這樣的舞台空間變換，印證著當年創團宗旨之一的「處處是劇場」之觀念。一台接一台，觀眾提著板凳，跟著換方向，嘲諷加笑鬧，看盡台灣人近幾年來之種種社會現象。想起去年的年初在嘉義

看秀萍為嘉義女中舞蹈班學生編作的舞，又是大大不同的風景：十幾位年輕舞者，把課堂上的動作及技巧，任由秀萍搬弄，一本正經的運用在舞台上，動作看來簡單，卻充滿了睿智的創意，運用群舞動作組合的巧妙，敘述出主題「此起彼落」的生動現象；舞者身著素潔簡單的灰衣，擠在舞台正中間，臉上沒有表情。每人本身的角色不重要，重要的是互相合作，呈現空間上下起落，看起來是嚴肅的，卻也是詼諧的，令人忍不住讚賞編舞者的巧思。

「三十」創團至今，曾邀集超過二十位編舞家一同合作演出過，時常立下一個主題 / 方向，譬如：台子、國歌、時間、鏡子等，再各自發展創意。由於編舞家不只一位，因此一個晚上的創作，經過集思廣益的方式，使得觀眾有一個專一的主題去觀賞。

「三十」的碧容與秀萍，雖然大學畢業於同一所學校，又共同工作了多年，點子卻十分不同。在今年碧容的獨舞展 — 〈人焉廋哉〉中，更見「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同中求異之處；〈人焉廋哉〉的節目單上加上了注音符號，要讓小朋友也看得懂，也怕觀眾把「廋」字當作「瘦」字看。孔子說的這句話意思是「人怎能隱藏得住？」，人的身與心是相連的，動作顯現出心裡的想法。

舞蹈理論大師拉邦(Laban)影響舞蹈醫學界最大之處，是當今最時尚的「身心重整」概念。在紐約蠻受歡迎的一個訓練課程叫做「真實動作」(Authentic Movement)，便是〈人焉廋哉〉之印證。這種觀察人的行為，來分辨人的心性、個性及可能連當事者都不知道的心理行為，被廣泛使用在舞蹈治療中，經由受到「動作分析師」(Laban Movement Analyst, 簡稱LMA) 的記錄及解析，可以幫助解讀。另一種叫做「陰影動作」(shadow movement)，也曾經幫助犯罪學，去深入瞭解被害者一閃即逝的小動作，一個輕微的發現，便可引發出更深層的審問，讓問話的警官，抓住犯人無意中洩漏的弱點。

碧容在今年夏天的〈人焉廋哉〉，則在追循人類的日常自然行為，「人的動作有時是習慣性的，有時是不經意的，有……」(摘自碧容節目單)。在節目的第一段，碧容以「姿」與「態」來做文章，舞蹈開場時，身著各種時裝的女人，背光站在舞台的上方，遠離著觀眾，有的自然擺動著，有的搔首弄姿，各自現出自己獨特的個性及造型。編舞者用電腦程式的power point，巧妙的將文字用來當作舞碼間穿場等候之用，更用文字來補充解說，使這個主題，先經由題目提醒，進入舞蹈動作說明，最後再加以聯想，詳細說明交代一清二楚。身體的使用



舞碼 / 人焉廋哉？—吳碧容「姿」與「態」創作展  
編舞 / 吳碧容  
舞者 / 呂秋燕、時雅玲  
攝影 / 黃浩良  
提供 / 三十舞蹈劇場

上，則以手為起點，啓出不可思議的千姿百態；手居然可形成這麼多動作，能說出這麼多話來。在整個舞作中，特別留在筆者腦海裡的是「I、夢」裡秋燕與雅玲二人的雙人舞，這一段舞異於其他舞作，碧容特別有感性，二人由擁抱開始，但每次幾乎要碰觸時，又似乎無法捉摸到，彷彿人與人之間似有似無的人際關係，這兩位舞者的動作表達很深入，讓觀者引發出許多聯想，動作也很流暢，即使不加以註解，舞作本身已是一首動人的抽象作品。

碧容在這前段設計動作時，強調說明要表達的意義，這種方式有時會牽帶著觀眾，沒有給予想像活動的空間，過於偏重思考。似乎爲了彌補或故意要突破這個走向，碧容在第二段命名爲「她的影子」裏，不再使用過多的幕畫或文字，而使用了許多抽象的連串舞蹈動作組合，來舞出「寤寐」間及「夢」中，睡覺、說夢話、作夢的「姿勢」。

雖然筆者在〈人焉廋哉〉於桃園首演後，偏愛第一段的交代清楚、立意分明；走筆至此，卻對第二段的抽象，頗有眷愛。碧容在節目單尾段提出「上下半場之間有一些關係，至於是什麼關係，就要靠觀眾細心的觀察和體會。」也許就是留下一個伏筆，讓大家由各個不同角度，去看碧容的心思吧！

六月二十六日在桃園看完〈人焉廋哉〉，二十七日飛到高雄左營高中舞蹈劇場，來看另

一個年輕女性編舞家趙爾梅的獨舞展。這個自己編，自己跳，比碧容小了不過三歲的編舞家，不同於碧容，她高中一畢業就到美國去唸書，輾轉七年，拿了舞蹈學士及碩士才回台灣。爾梅與「三十」的張秀萍皆在嘉義女中舞蹈班教課及編舞，湊巧的是兩人同台展現過舞作。比起爲高中生所編的舞作，爾梅在此次獨舞展中，深入剖析自己，她要談的不是高中生清純的心靈，她在節目單上，一語清楚道出：「我是個精神病患者」。黑白、光面精緻設計8×24開長形的海報上，爾梅弓身向前，一頭飛舞狂亂的頭髮，以及一足弓緊、一足半放鬆的照片上，上頭大字寫著「歷程」(Journey)，緊接著是「生命中部份的經歷，一段話、一些感受、一份表達」。除了第三、四首由客席編舞家梁瑞榮及馮悅屏爲她編創之外，第一、二首及結尾的五、六首，皆是爾梅自己的作品。

來賞舞的觀眾們中不乏舞蹈界人士，包括「三十」的秀萍在內滿滿一場的人，幾乎皆與爾梅有過接觸，有她的師長、學生、朋友、家人，還有一些是慕名而來的，這些人大半知道這位創作者的最近狀況，以分不出喜悅或憂傷的心緒魚貫入座，會場上雖然沒有喧嘩，前面一排坐地板上的年輕舞者，卻也冒出輕輕的笑談聲。

〈尋 / 循〉是一九九九年作品，描述爾梅



舞碼 / Away From Lights / 黑暗中  
編舞 / 趙爾梅  
舞者 / 趙爾梅  
攝影 / 黃翎



舞碼 / *Again & Again, Till...* / 那真的是「唯一」嗎？  
編舞 / 趙爾梅  
舞者 / 趙爾梅  
攝影 / 劉人豪

回國後何去何從的心境。由舞台右上角一道長光，照到左下角的另一邊，形成一條路徑，舞者就遊走在其中，她由右上角入場時，似乎有些猶豫、踟躕不前，接著便在舞台中段，面朝著行進之對角方向，表達她下了決心的動作，單腳站立、雙臂與右腳高舉，彷彿勢在必行；往前衝、又後退了三、四步，似乎表現她柔弱的一面，這當中雖然艱困難行，但必須下定決心；即使過去、現在、未來苦樂參半，爾梅仍毅然走向她應走之路。

〈*Again & Again, Till...*〉英文題目比中文的〈那真的是「唯一」嗎〉，更能代表爾梅此舞的意境。Modest Mussorgsky的音樂，幽幽的敘述著難以解脫之情。爾梅身穿暗色寬鬆男式長袖上衣，站在舞台左上角，雙臂抓緊身體，彷彿一隻被困在囚籠中的野獸，無言的掙扎，她衝向左下角舞台，朝著觀眾奔去；在昏暗中似乎總是撞上牆壁，不放棄的她，一次又一次的衝撞著，她搓著手臂，彷彿對自己的行為有著懊惱。舞的後半段，爾梅重她前段動作，雖然方向、空間上稍有不同，卻是同一個宣告「*Again & Again, Till...*」(一次又一次，直到……)。固執的她，對愛情、對事情、對理想，都是要這樣，撞得頭破血流時，才會去找另一個出口。

梁瑞榮客席編舞的〈渡〉，其實是編舞者自己的生活體驗，瑞榮剛失去心愛的父親，兩年的癌症治療過程中，求的已不再是能留存的生命，只是如何「渡過」不痛苦的日子，編舞者也是爾梅的老師，她憐惜這位生了病的學生，如同疼惜自己病榻中的父親。白衣為道具，雙手撐開，張掛在舞台中間上方的一個四方形平台上，彷彿是一個十字架，悲天憫人的撐著；梁老師送給爾梅的不只是一個舞蹈創作而已，要她放鬆面對多變，不如意的現實生活，用愛、或用宗教的力量、或自持的能力，來重新過生活。不同於梁瑞榮，另一位為客席編舞者馮悅屏，則要告訴爾梅，生命便是責任，責任可以是個負擔、包袱，也可以是個起伏不斷的命運，就看你如何去抓緊、放鬆。

中場時，爾梅放映一段自攝之錄影帶，舞者徘徊於紅磚的古井邊，時而雙手抓在邊緣口，時而全身投入井口，只留單腳懸踩在邊上，寬圓的大口沈靜的在影片上，居中佔領了空間，無視於遊走的女子可能的投身。此段錄影帶舞蹈(video dance)，是此次舞展最「白話」、最清楚交代一位精神患者可能自殺的傾向，打破了之前的抽象呈現。

〈黑暗中〉有四個具滿了舞台的圈，爾梅一個個探視了這些光環，由驚恐、逃避、想要接觸、卻又轉身離去，舞者顯現出一個對群眾有著緊張、恐懼心理的角色。光圈彷彿是群眾，又或者是她必須面對的現實，最後一個光圈並沒有背棄她，但她選擇留在黑暗中孤獨地離去。由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解釋為爾梅的逃避。最後一支舞〈真實與假象〉是由舞者 / 編舞者，鏡裡、鏡外的自省，假如患者能透視自我，面對自己，這一切的掙扎便能解脫。此舞利用錄影帶加上編舞者母親與她孩童時期的黑白照片放映在舞台背幕上方，舞者在奔走之間，一再回首，依靠母親之下；舞者似為母親起舞，也尋求依賴，銀幕上，走向醫院精神病診間的爾梅，彷彿有一種解脫，願意面對醫生的治療，因為她心中有母親、師長、朋友及學生的愛。

舞蹈，表面上看來是快樂的、無憂的，其實不盡然，台灣有數位傑出的舞者，由於其完美主義的個性，造成自己的壓力，產生憂鬱症(depression)；由於這些舞者之堅強個性，運用舞蹈得以解脫。爾梅的舞展在寧靜中，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條理，所有的掙扎、徬徨、困惑，爾梅似乎是個身外人，冷靜的看著自己，假如她能如同這個舞展一般，跳脫出來，她將成為「非精神病患者」。■